宋元學案

魯齋學案表

趙復
程學朱學續
傳

許衡
江漢所傳

子師可

子師敬

姚燧——孛朮魯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邢律有尚

呂埜

劉宣

賀伯顏

徐毅

白棟

王郁叶

李文炳

王遵禮

趙矩

劉季偉

韓思永

高凝

蘇郁

姚燉

孫安

劉安中

李憐吉解

暢師文

王寬

王賓

姚樞——從子燧

　　　——從子燉並見魯齋門人

竇默

附師謝憲子

並魯齋講友

劉德淵——董朴

　　　　　附師樂舜咨

張文謙
並魯齋同調

楊奐——郝經 見上江漢學侶
魯齋學侶
　　姚燧 見上魯齋門人

王粹

郝經——弟郝彝 別見靜修學案
並江漢學侶

荀宗道

硯彌堅——子禹功
附師王登、劉仁卿
江漢同調
　　子禹謨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

滕安上 別見靜修學案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宋元學案卷九十

餘姚黄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魯齋學案

祖望謹案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梨洲本稱北方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魯齋學案而以江漢先生之書于高平學案亟例焉

程朱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

醫卜占一藝者活之以歸先生在其中姚樞與之言奇之而先生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沈樞覺而追之方行積尸間見有解髮脫履呼天而泣者則先生也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當是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于北自先生而發之樞與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樞退隱蘇門以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崇信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

以屬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强也先生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
學者因而稱之修

百家謹案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
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
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
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
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

江漢所傳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
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受書即問其旨義師詘而辭去

如是者三師流離世亂嗜學不輟人亦稍稍從之訪姚樞于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衆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惟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皆漸濡而出世祖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授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丞相使先生輔之乃上書言立國規模四年又歸五年復召至七年又歸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久之而歸十三年定授時新曆以原官領太史院事曆成而還十八年卒年七十

三贈司徒謚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學者因其所署稱魯齋先生先生嘗曰綱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故亂離之中毅然以爲己任云

魯齋遺書

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靑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于可思慮處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敎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

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于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于悠

愆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愼也

或問窮理至于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天地間須大著心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

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
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于義命而已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
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
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現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
他原有底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底强去安排與
他後世卻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原無底强去安
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卻天下人才及去做官
于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

習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如風俗人倫本不會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葢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物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于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憫其昏昧無知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于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天地陰陽精氣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廓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

度數人身氣血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附錄

先生幼與羣兒嬉卽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遊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鈔以歸既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棃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此無主曰棃無主吾心獨無主

乎轉晉冀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

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茶茹處之泰然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姚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庚申上即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見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姚許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日于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先生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疏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以東宮避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先生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先生國子祭酒明年謝病以歸

帝以先生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懷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常劉秉忠右丞張文謙定官制先生歷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

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關奏之命某公卿議省院臺行移之體先生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禀因大言以動先生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先生曰吾論國制耳何與于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尚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先生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請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先生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中丞先生屢入辭帝命左右掖先生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

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畢官自代先生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謂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天下

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是豈矰繳之可及耶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先

生曰先生神明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附張忠宣傳後

先生入院恩眷逾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

病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稍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奠獻既徹曳杖于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所撰歌奄然而逝先生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

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敎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衆手非完書也

先生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先生自許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日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酉不復食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欵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又嘗曰敎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敎人當敎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

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王鹿庵爲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内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𣂏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凉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尙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曰許文正公表章朱子之書天下樂爲簡易之說者知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補

祖望謹案道園送李彥方詩序曰許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學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

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若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祖望又案退齋記予同疑靜修議魯齋而作也然未敢質言之觀道園作安敬仲默庵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湖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也觀其考察于幾微之辨其精如

此以道園之言考之其指許文正公無疑也殆指文正自請罷中書執政就國子而言邪

謝山題文正集後曰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于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于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與絕學于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

恒之閒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
兒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
世之難

魯齋講友

文獻姚雪齋先生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雲濠案先生後從洛陽故一本作洛陽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
識其有王佐畧後從中書楊惟中南伐得名儒趙氏復以傳程
朱之學棄官居輝州時許魯齋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遂
依先生以居焉世祖在潛邸召之待以客禮詢治道以治國平
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
遠佞次及救時之弊分條而陳之從征則以不殺一人爲規佐

世祖以定天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八卒謚文獻

梓材謹案先生號雪齋見程雪樓文集題跋

附錄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收集伊洛諸書載送京師遂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蒙古伊囉斡齊在燕唯事貨賂以樞爲幕官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注以惠後學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文正竇漢卿先生默 附師謝獻子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族祖旺爲郡功曹欲使習刀筆不肯就願卒儒業金末轉從兵亂之中業醫以自給至德安孝感令謝獻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先生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先生甫北歸隱于大名與姚公樞許公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諸生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後世祖即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加昭文館大學士年八十五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 修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云初名傑字漢卿又云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又稱其爲人樂易不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云

魯齋同調

徵君劉道濟先生德淵

劉德淵字道濟內邱人生而貌古刻苦好學中統間三府累辟不就嘗著書數萬言辨析司馬溫公通鑑數百條悉與朱子綱目合許魯齋雅敬之參畿輔通志

忠宣張頤齋先生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沙河人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事先生爲左丞文統素忌刻而先生獨以安國便民爲務思有以陷之先生遂求出宣撫大名抵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後拜

樞密副使卒年六十八追封魏國公諡忠宣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言其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又言登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于義理之學云

雲濠謹案先生號順齋見王秋澗集

附錄

靜齋先生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拒而止仲謙數忤倖臣被謫責至是造入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佇于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合苗不耘固爲行害助而揠之其害愈大既懲于色又發于聲大道無他冊王汝成

雪齋學侶

文憲楊紫陽先生奐

楊奐字煥然奉天人髫喪母哀毀如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鄠縣講學授徒學者稱爲紫陽先生以耶律楚材薦爲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而歸卒諡文憲所著有還山集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姚牧庵妻父牧庵序先生文集云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閒少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又云先生鄭國世家傳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又跋張夢卿所藏紫陽墨蹟云嘗聞其幼時文已奇古歌白水蒲長于紫陽閣底清風細之句遂號紫陽初名煥更爲奐後受太宗簡文判謨奐爲英不敢私更始就名英云

江漢學侶

酒官王子正先生粹

王粹字子正右北平人楊中令富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精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乃于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先生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參郝陵川集

梓材謹案先生初名元亮改名元粹後止名粹系出遼世衣冠家中州集稱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習專固世事不以累其業故時輩無能當之者又言正大末用門資敘爲南陽酒官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云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避地河南遭亂走匿窖中母許爲兵火熏灼而死時先生方九歲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

郎蘇人以爲異後徙家順天守帥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悉其搜覽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世祖以大弟開府金蓮川徵先生入咨以治國安民之道及郎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郎位且尋盟或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南北搆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至則賈似道拘之眞州越十六年以禮送歸遂卒謚文忠有春秋外傳易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皆拘幽時所著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誌元遺山墓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後述事先生者有年又爲渾源劉先生哀辭謂嘗

奉杖屨則先生遊及元劉之門又聞其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蓋嘗問學于楊氏又有與漢上先生論性書及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則復並接江漢之傳矣

江漢同調

司業硯鄖城先生彌堅　附師王登劉仁卿子禹功禹謨

硯彌堅字伯固應城人硯氏莫究其始所出其師初命其名曰彌堅其父止命堅故先生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生七年學于黃氏家塾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爲人卓犖奇偉先生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于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歲乙未元師徇地漢上先生與江漢先生趙復俱以名士爲大將招致而北戊戌詔試儒士先生試西京

中選家貢定著儒籍專以授徒爲業先生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先生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繳繞十頃何容城劉因中山滕安上皆從之授經燕南宣撫及部使者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爲本部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爲教始終不倦至元二十四年召爲國子司業律身嚴以有禮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居歲餘移疾歸先生問學淳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敷其教自少至老淸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有鄖城集十卷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禹功禹謨皆明經學禹功冀州儒學教授參蘇滋溪集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別爲靜修學案

魯齋家學　江漢再傳

文簡許先生師可

許師可字可臣魯齋長子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先生志趣端正未究其用有文集參魯齋遺書

承旨許先生師敬

許師敬字敬臣魯齋第四子官至參知政事翰林承旨先生明經務誠學尚節概克有父風同上

魯齋門人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樞之從子也年十三見許魯齋于蘇門十

人始受學于長安爲文法昌黎曾齋戒之曰弓矢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以待主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曾齋累爲國子祭酒召弟子十二人先生自太原驛致館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六卒謚曰文先生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至元以後三十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盛德必得先生文始可傳信先生亦慨然自任曰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然予觀先生之文類朱宣獻公耳則又何也自號牧庵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修

文正耶律先生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強東平人受業許魯齋之門號稱高第弟子邃于性理儀容詞令動中規矩至元八年召爲太學齋長魯齋歸以先生爲助教嗣領其學事除祕書監丞出知薊州自先生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爲非先生無足以繼魯齋者遂除國子司業陞國子祭酒前後五居國學爲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一如魯齋年八十五卒謚文正

文穆呂先生㙐

呂㙐字伯充河內人先生從魯齋學魯齋爲國子祭酒奏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爲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使知事未行改四川行樞密院都事陞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

三十年知華州仁宗即位召拜翰林學士未幾致仕年七十八卒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

祖望謹案魯齋列傳所徵伴讀十二人者無先生名豈即呂端善耶

忠憲劉先生宣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爲中書省掾暇則從國子祭酒許魯齋講明理學（雲濠案謝山底本有云江西按察使劉伯宣河東人也魯齋高弟方正嚴重）累官吏部尚書諫伐交趾日本遷行臺御史中丞爲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所陷自剄死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惠愍賀舉安先生伯顏

賀伯顏本名勝字貞卿一字舉安伯顏其小字也以小字行太

師上都留守仁傑之子幼從魯齋學仁傑守上都爲世祖所倚任先生初入宿衛有勞拜集賢學士領司天事力言桑哥之姦遷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大都護典屬國仁傑卒即拜上都留守以嗣其任尋加左丞相仍留守奏丞相帖木迭兒之貪穢能之英宗即位帖木迭兒復相誣以罪而殺之帖木迭兒事敗其冤始雪贈太傅泰國公諡惠愍　補

文靖徐先生毅

徐毅字伯宏趙城人也（雲濠案黎洲本傳云父德舉提舉太原鹽鐵使）少受業于許文正公清方勁正辟爲同知檀州事有聲世祖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撫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德意檢覆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損山澤之利

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
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視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寮屬多非其人
因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
人之譖言而升降察官其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
尙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
又言四川妄起邊釁交趾虛勞王師獻策以要功生事者宜勿
聽官軍子弟以膏粱承襲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
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
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無使苟爲進身之計他
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
弊當改者前後七十餘疏世祖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皇太后

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奄棄天下已五日非早定大策萬一啟奸覦寶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伏願遣使奉迎歸正大統成宗即位首請正東朝尊號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宜亟用舊臣伯顏爲治不在高遠但當尊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請建儲貳睦宗藩遴臺諫敎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不可數凡二十餘疏累遷至河東山西廉訪僉事閱所部獄囚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召爲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于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先生言其非有詆之者即謝去已而累除治書侍御史大臣搆害御史郭章先生爲之辯有沮之者又謝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廉訪使入爲刑部尚書改授河北河南道廉訪

使後入爲刑部尚書簽樞密院事仁宗即位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召入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辭歸卒追贈中書右丞平陽郡公謚文靖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修

副使白先生棟

白棟字彥隆太原人許文正教國子時伴讀也官至按察副使見道園集補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

王都中字邦翰雲濠案先生後居蘇州姑蘇志云字元俞父積翁初仕宋爲福建制置使元兵入閩積翁以八郡圖籍獻世祖授中奉大夫累官遷刑部尚書轉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奉使日本至其境遇害武宗

時追封閩國公謚忠愍先生以父功授平江路治中其時年十七遇事剖析動中肯綮僚吏皆䀡眙不敢欺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卒謚清獻先生歷仕五十餘年所至政譽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臺憲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幼留京師及拜許魯齋即知所趨向中尢致力于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詩集三卷補

一　李先生文炳

李文炳口口人其死也魯齋哭之慟有喪予之歎

齋長王先生遵禮

王遵禮字安卿魯齋爲之名字說曰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乃遷居燕然于今葢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

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子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敎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說以命之又曰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參魯齋遺書

梓材謹案先生改名遵禮且云遷居燕然蓋即沭人王梓魯齋兼祭酒時徵爲齋長者而學案原表與萬氏儒林宗派皆分而列之誤也

縣尹趙先生矩

趙矩字義臣大都人也魯齋弟子南樂縣尹勸農養士稱循吏

補

憲副劉存齋先生季偉

劉季偉泰人號存齋官四川憲副與牧庵爲同門人參姚牧庵集

齋長韓先生思永

韓思永大名人

學士高先生凝

高凝字道凝河內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參姚牧庵集

附錄

魯齋爲字說曰尊君以古自立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于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于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閒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況又益

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無其用行而于出處漸遠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齋長蘇先生郁

蘇郁大名人

僉事姚先生燉

姚燉河內人亦文獻之從子也嘗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參許主塘集

齋長孫先生安

孫安河內人

齋長劉先生安中

劉安中秦人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皆魯齋兼祭酒時所徵弟子分處各齋以爲齋長者

郡王字憐吉䚟先生

河南王字憐吉䚟嘗受業魯齋

文肅暢先生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也師魯齋而友牧庵至元中陳時政十六策官至翰林學士追封魏郡公謚文肅 補

知州王先生寬

祕監王先生賓 合傳

王寬王賓唐縣人文肅公恂之子皆從魯齋遊 補

梓材謹案元史文肅本傳稱先生兄弟得星歷之傳于家學一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蠡州一由保章副累遷祕書監

雲濠謹案祕監字子立見蘇滋溪集

魯齋家學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僉事姚先生燉 並見魯齋門人

道濟門人

修撰董龍岡先生朴 附師樂舜咨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皤然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孔孟微言以及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淸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 從黃氏補本

錄人

紫陽門人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 見上江漢學侶

文公姚牧菴先生燧 見上魯齋門人

陵川家學

郡守郝先生庸 別見靜修學案

陵川門人

祭酒苟先生宗道

苟宗道字正甫保定人郝伯常門人也伯常使宋先生弱冠從往爲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官至國子祭酒 補

鄖城門人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別爲靜修學案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 別見靜修學案

牧庵門人

文靖孛术魯先生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終

靜修學案表

劉因

覩鄆城門人
江漢別傳

烏沖

郝庸

李道恆

劉君舉

李天麓

林起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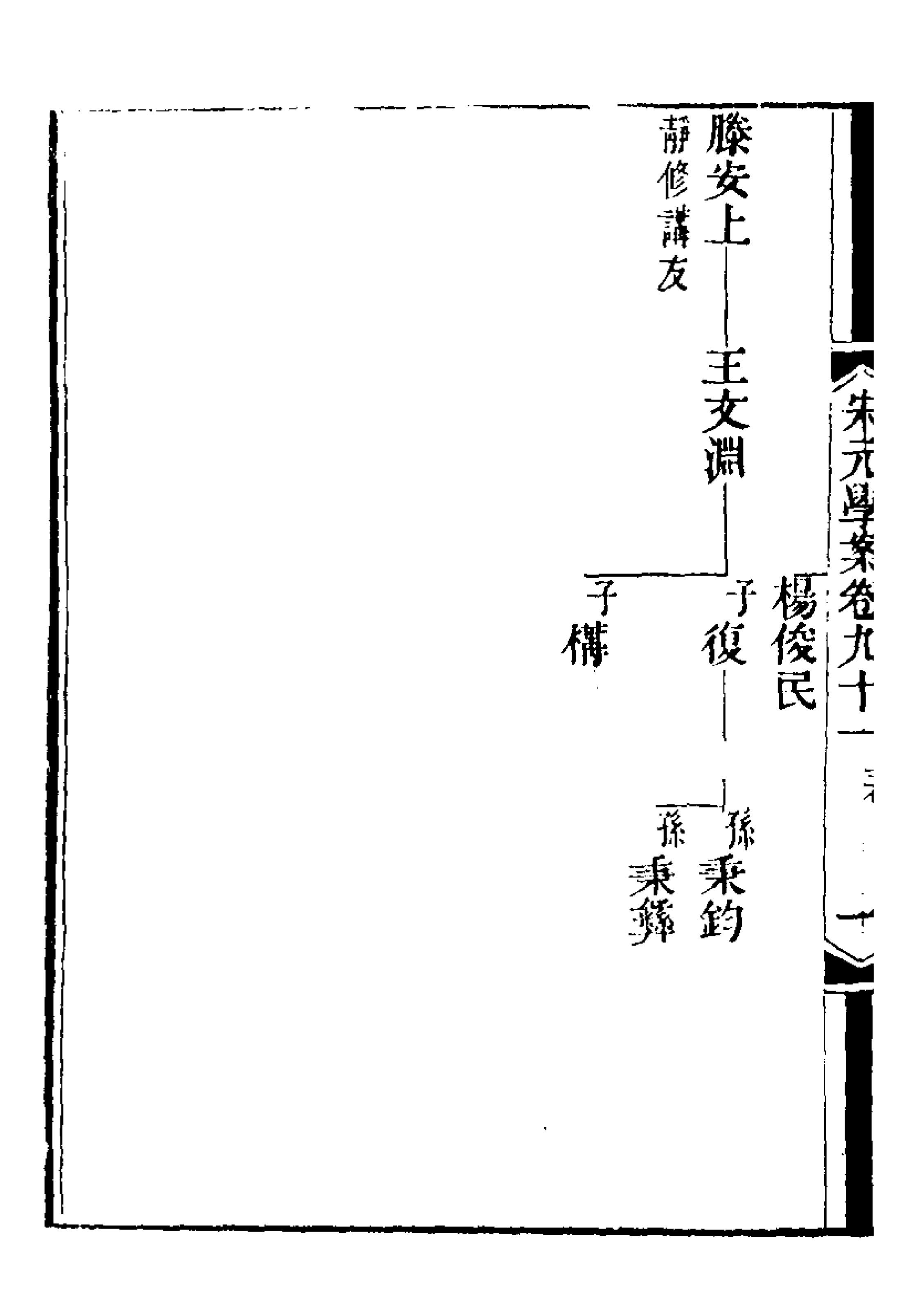
杜蕭

私淑
安熙

弟
煦

李士興

蘇天爵


楊俊民
滕安上
靜修講友
王文淵
子復
孫秉鈞
孫秉彝
子構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修學案

祖望謹案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蕺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梓材案靜修傳梨洲本附北方學案

謝山序錄始別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覘訓詁疏釋

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至此後于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學者稱爲靜修先生

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于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菴之論曰文正沒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

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答問為識等而姑因其偏長謂
無所猷為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外以聾
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
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靜修者
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劣也

靜修文集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
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
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
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
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閒者也因生四十三

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敎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隱士高人之目惟閤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敎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

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閤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上宰相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靜修文集二條今移入濂溪學案一條

附錄

歐陽文公爲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賁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

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

陶宗儀輟耕錄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眞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山書文靖退齋記後曰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刱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闕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

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卽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傒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卽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于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遭議于蓋不盡以爲然而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

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于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又書文靖渡江賦後曰劉文靖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于瓊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

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渡江之衆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出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若請徵之于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柰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天中萬國

明則藝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釃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古墨詩曰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鷺溪鎌背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尙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

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張朱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兩朝若不伸泝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詠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聾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不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于詩其詠四皓詩曰智脫梟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

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入無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和擬古詩曰忍饑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鸞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所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亟吟豆田謠愁雲落崩隧則視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逆耳古英

傑秉國或從我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于其時耳其和詠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旣來不同斟是則戒心于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于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楊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灞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先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

冢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耄老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擇明昌祕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于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于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囈語哉

文穆䝟東庵先生安上

䝟安上字仲禮中山人年少孤立克自砥礪治性理之學被薦除中山教授召爲國子丞陞太常丞拜監察御史頃因京師地震上疏累數百言反覆深切以疾辭去尋爲國子司業未幾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諡文穆有東庵稾行于世 參姓譜

梓材謹案姚牧庵爲先生墓碣云妣李夫人撫君誨曰爾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爆雖孫不可以貧廢學因師西巖云所著又有易解洗心管見靜修嘗爲作退齋記則先生又號退齋也

靜修門人 趙硯再傳

祕書烏存齋先生沖

烏沖字叔備其先大寧人先生從親官汴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年五十二卒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初靜修以高明之

資躬聖賢之學從者日衆先生年出二十以公卿之子執經趨席凜若寒士爲學淸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父亡能行古喪禮母亡哀毀前喪其家日貧日晏食或不充意泊如也𥟖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眞定安敬仲欲謁靜修不果先生盡以所聞告之參蘇滋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澤州人文忠公經之弟也從劉靜修受書詩文忠拘于宋先生入宋問罪而還終潁川守補

李先生道恆

李道恆□□人靜修之吏召令先生入京納上舖馬聖旨補

劉先生君舉

劉君舉字季賢南豐人博學修行以堯舜君民爲己任初受舉于廣平王公磐後磐應詔直翰林卽勸以詩云節義高千古功名重一時繼聞靜修講學容城盡棄所學學之三年于誠僞之辨確有定見及歸靜修送之有伊洛于今道亦高之句

李先生天篪

李天篪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有詩書經疏行于世

隱君林魯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內邱人也靜修弟子隱居教授所著有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詞發明魯庵家說補

提舉杜先生肅

杜肅河南儒學提舉靜修門生靜修之歿也爲誌其壙補

靜修私淑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安熙字敬仲藁城人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造其門而靜修已歿乃從靜修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簡靜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家居教授垂數十年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立祠于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伯生序之曰使先生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于時矣修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備書僅稱叔備爲尊兄蓋其自居靜修私淑弟子其于烏

氏特學侶爾不待徑謂烏氏門人也

東庵門人 鄭城再傳

隱君王貞孝先生文淵 附子復構孫秉鈞秉彝

王文淵字巨卿安喜人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家貧從府尹推擇爲吏持法廉平久之攝府尹棄吏去滕司業安上家居教授先生折節往從焉司業嘉其志告以古人爲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勵尊聞行知聲聞日隆司業卒卽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于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喜作詩紆餘沖澹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過其廬聞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年六十鄉人誄曰貞孝先生子復構孫秉鈞秉

彝俱世其學 參滋溪文集

默庵家學 趙見三傳

隱君安素庵先生煕

安煕藁城人默庵之弟其家父子伯仲自爲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浸沈以求其義默庵卒事父甚得歡心撫其孤如己所出凡受學質疑于門者隨材立敎人咸有得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先生曰死不火吾軀幸托君以全先人遺體先生許之既死其家人欲火之先生勸諭百端繼之以流涕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之于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時山陜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庵有文一卷藏于家 修

默庵門人

隱君李先生士興

李士興冀城人幼從默庵遊弟子中獨早受知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博求深造汲汲不倦先生道講五倫心存三畏甘隱遯而不樂仕進居鄉里多有訓彝人爭師之後天爵大顯于時默庵已卒天爵貽書先生使建鄉賢祠先生擇地立祠歲時致祭焉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眞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

僉事楊先生俊民

楊俊民字士傑眞定人學于其鄉之隱君子安敬仲安氏之學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先生明于易篤守師說嘗得何北山王魯齋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爲博士與吳正傳師道同僚爲莫逆既而去爲御史正傳爲作靜思齋記參吳禮部集

雲濠謹案先生官河東廉訪僉事時作靜修祠堂記稱默庵曰先師子安子自稱曰溥川學者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終